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
第三十回 警幻宮歌紅樓餘音 芙蓉城舞鴛鴦寶劍

卻說迎春、寶玉二人回到赤霞宮去，進了宮門，寶玉先到右邊迎春屋裡來又坐了一回，講了一會別後事情。說起二姐夫孫紹祖來，迎春不覺流下眼淚。寶玉道：「孫紹祖的報應，也只在早晚不遠了。我們師父早已知道說過的。二姐姐，你明兒少不得有知道的時候，雖然不能現報在你眼裡，耳朵裡是聽得見的。」迎春道：「我也只怨我自己的命罷了。」因說：「夜已深了，我送你過去罷。」只見那邊早有四個仙女過來迎接，在外伺候著了。寶玉道：「二姐姐，不用送了，明日會罷。」於是，四個仙女執著玻璃手照，迎了寶玉過左邊上房裡來，進了房內，便收拾就寢不題。

再說湘蓮、尤三姐到了花滿紅城殿後的上房，也有十二個伺候的仙女上來參見磕頭。湘蓮與尤三姐在炕上坐下，湘蓮道：「自從那日一別，又早十年了。」尤三姐道：「那從前我癡情待君五年，不期君果冷心冷面，我故以死報。那時因奉了警幻仙姑之命，前往此處而來，又不忍相別，故曾魂來一會，你還記得麼？」湘蓮道：「這怎麼得忘呢？我頭裡誤聽了浮言，因而生疑退聘，以致誤了你的性命，故此我才痛恨出家的。我並非負心之人，你自然也該知道了。此時倒反得天長地久，竟可以不恨從前了。若沒有從前的死別生離，怎麼得有今日的逍遙聚首呢？」尤三姐道：「這也是塞翁失馬，禍福難期。可見事皆前定的了。」於是，二人收拾進房就寢不題。

話分兩頭，再表寶玉，次日一早起來，便教仙女們引路，到絳珠宮來，走進裡面，黛玉正在房內梳洗才畢。晴雯、金釧見了，便說道：「姑娘，寶二爺來了。」黛玉聽見，便出來相見讓坐，金釧送上茶來。寶玉道：「香菱姐姐，也在這裡住呢，我特來給他請安來的，怎麼沒見麼？」晴雯道：「姑娘在這左邊屋裡住，香菱姑娘在這右邊屋裡住。才剛兒起來，還沒梳洗完呢。二爺，請坐一坐，他就出來了。」寶玉向黛玉道：「妹妹，我上午到地府裡去，見了姑爹、姑媽，聽見說有書子來給妹妹的。」黛玉因教晴雯「把書子找出來，拿給二爺瞧瞧」。

不一時，晴雯取了書來，遞與寶玉。寶玉打開看了一遍道：「姑爹現已升了十殿王了，還得幾年才能轉升相會呢。」黛玉道：「可不是，原指望該升轉天曹的，不期又升了十殿王了，這又要還得好幾年呢。」

寶玉因見書子外，尚有一封書子，上寫著「鸞卿妹妹玉展」，打開看時，卻是寶釵的五言排律。寶玉看了點頭道：「寶姐姐是幾時有書來給妹妹的麼？」黛玉道：「多謝寶姐姐寄了書來，是那年除夕。次日元旦，我父親的書來，也是那一天，故此放在一處的。他才拿我父親的書子來給你看，故此一起都拿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寶姐姐這詩把咱們頭裡的事，都說透了。」

我今兒有句話，諒想妹妹也不能怪我的。自古說：『太上忘情，賢者過情，愚者不及情。』這是萬古不磨之論。我因這話，便悟到至人無夢，愚人無夢，所以賢者動謂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遂不覺過情，以致纏綿顛倒，入於魂夢，不能醒悟。可見莊周之栩栩夢為蝴蝶，尚不能如太上之忘情，故亦不能如至人之無夢也。這『情』的一字，原是不可少的，也是不能免的。那喜、怒、哀、樂未發之時，便是個性，喜、怒、哀、樂已發之時，便是個情，不規定指那兒女私情，才為情呢。故此這裡的對聯上說的好，『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』，又說『孽海情天』。

故此小蓉大奶奶是這裡的第一情人，掌管『癡情司』事。世人都被癡情束縛，故跳不出孽海情天。妹妹已是到此多年了，況本性聰明，勝我十倍，應該久已悟徹了。太上忘情，一時雖巴結不上，然而太過猶如不及，故中庸之道庶乎可矣。咱們頭裡被癡情束縛，自罹於咎，倒是這裡的對聯說得好，他道『過去未來莫謂智賢能打破，前因後果須知親近不相逢』。到了今兒，方才如夢初醒，翻悔從前，正所謂『識迷途其未遠，覺今是而昨非』了，然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這會子咱們姊妹神交聚首，世外逍遙，天長地久，翻覺人世之百年短促，何況，尚且不能如願呢麼？」黛玉點頭道：「自來濃不如淡，淡之意味深遠，只因世人都錯認談不如濃，不知道物極必反，盛極必衰，自然之理。所以寶姐姐與人不同，他見識高超，你看他凡事皆處於淡而不及濃，故此人都錯認了他固執，仔細想起來，怎不令人佩服他呢！」寶玉因又把會襲人，寄寶釵扇子的事，告訴了黛玉一遍。黛玉道：「這等寶姐姐到這裡來，還得三十多年呢！」寶玉道：「這三十年內，還有好些人要來呢。至快是四妹妹，不過兩三年就要來了。」

說著，只見香菱笑嘻嘻地從屋裡出來道：「寶二爺，好早啊！」寶玉道：「我特來給姐姐請安來的。」香菱笑道：「那可不敢當。我昨兒聽見說，寶二爺同柳二爺在路上救了你薛大哥。寶二爺，你可見了你薛大哥沒有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那會子，薛大哥已嚇得不省人事了，及自他醒了的時候，咱們都去了好遠了。」香菱道：「我只惦记著我那孩子，不知怎麼樣了？」

寶玉道：「姐姐放心，你家孝哥很好。他和我們桂兒都是同年的，現今都在我們家裡唸書。先生便是舍弟環老三，他是歸班的進士呢。明兒孝哥都有科甲的功名，姐姐你不用憂慮的。」

說著，只見警幻仙姑那邊有人來請。於是，五人一起出來。

寶玉道：「我記得絳珠仙草在這裡呢！」晴雯指著院中的白石花欄道：「這不是麼！」寶玉等遂走至花欄邊來看時，只見那草通身青翠，葉頭上略有紅色，一縷幽香，沁人心髓。寶玉走至跟前，卻見那仙草婀娜搖擺不休，就像見了故人的一般。

因想起從前到此處時，還有人怪他偷觀仙草呢，不覺心下歎息一番。然後大家同到警幻宮來，只見甄士隱、賈雨村、湘蓮、尤三姐、迎春、鳳姐、鴛鴦、尤二姐、可卿、瑞珠早已到了，都在那裡坐著說話兒呢。

原來這日是警幻仙姑特備了幾席酒筵，款待甄士隱、賈雨村，並與湘蓮、寶玉接風。於是，上邊擺了兩席，請士隱、雨村、湘蓮、寶玉四人分左右坐了；下邊四席相陪，頭一席是迎春、黛玉、香菱、鴛鴦，二席是鳳姐、尤三姐、可卿、晴雯，三席是妙玉、尤二姐、金釧、瑞珠，四席是鍾情大士、癡夢仙姑、引愁金女、度恨菩提與警幻主人。大家坐定，只見席上擺列的都是交梨火棗，仙李蟠桃、龍肝鳳髓、麟脯鸞膠之類，仙女們斟上千紅一窟酒來，又有十二眾仙女執著鳳簫象管、錦瑟鸞笙上來，奏樂侑酒。

警幻仙姑道：「十年之前，神瑛侍者初到此間，適值新譜成《紅樓夢》曲一套，曾經當筵演奏，不知可還記得否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只記得出口是『開闢鴻濛』一句，那其餘全然不知道了。惟有記得音律節奏是妙極了的，正所謂『此曲只應天上有』呢！」警幻仙姑道：「昨兒新近又譜了《紅樓夢餘音》曲一套，只是巴人下裡之詞，並非白雪陽春之曲。今日無以侑觴，敢借此以博甄、賈二位老先生並二位芙蓉城主一笑。但恐新曲字句難明，先呈底譜共觀，庶便指顧。」因命仙女們每席先呈上一本底譜，然後眾仙女當筵奏樂，歌聲嘹亮，真有過雲繞樑之音。寶玉與湘蓮一席，二人揭開底譜同觀，只見上面寫著道：

《紅樓夢餘音》曲。

【仙呂·點絳脣】何事情天，古今不變。伊誰遣，萬載千年，直恁地束縛人如網。

【混江龍】試看這紅樓夢演，珠圍翠繞總堪憐。鎮日價，癡男纏綿，怨女纏綿，從來意重沒世心堅。只道是三生有幸，那裡曉一旦無緣。因此上心迷肺腑，智失瘋顛。真教那金鎖空借連理夢。那知這絳珠久賦斷腸篇。說什麼，長垂玉箸，報答那甘露恩涓。悲繡戶，愁眉枉黛，病瀟湘淚眼空穿。葬花人心惜桃花落片，埋憂女魂悲鴛鴦離弦。咄咄手書空，不向那儒書究理；默默心解脫，竟來將內典參禪。昏迷時遇明師圓通妙解，透徹處逢良友道悟玄詮。說什麼，脫拘牽成通鬼趣；喜的是，解束縛同證天仙。翻笑煞小兒女癡迷。曩日全仗著大道力悔悟從前。今日裡點頭頑石主蓉城，會當年紅心弱草還仙院。割斷了塵緣障礙，從今後瀟灑情天。湘蓮道：「這都是說的寶兄弟與瀟湘妃子的話呢！」寶玉點頭道：「柳二哥，你且聽他唱。」

因又看底下的，見是：

【油葫蘆】說什麼尤物移人驚地牽，平白地結朱陳兩姓聯，又誰知浮言錯認誤嬋娟。因此上扯碎了同心券，猛然間血濺了鴛鴦劍。這一個先歸了離恨天，那一個倒做了世外仙。到頭來，無意中剛趁了心中願，笑煞那再世結姻緣。

寶玉道：「這是說的柳二哥和尤三姐姐的故事了。」湘蓮道：

「你才說我的，怎麼這會子你又這麼著，不用說話，聽他唱的好。」因又看底下的是：

【天下樂】春滿宮闈，可也早佔先。年也波年不長圓，返雲霄，先離了日月邊。惟有那探春風三妹妍，性聰明，閨閣賢，到如今宦途中適良人，福壽全。

那邊席上，迎春看到這裡，便向黛玉道：「你看這可是說的元妃姐姐同三妹妹麼？」黛玉道：「可不是呢。」因又聽他底下唱道是：

【哪吒令】坐香閨幽閒少言，手芸編簡編。嫁豺狼可憐甚奇緣孽緣，又何堪苦煎把身捐命捐。本待要歎人間稱屈冤，又誰知有天道能消怨，早只見刀斬了惡獸施嚴譴。

迎春聽到此處，早已撲簌簌掉下淚來。黛玉道：「孫姐夫報應料已不遠。二姐姐，你也不必傷心了。」香菱道：「天道循環，自是不爽的。這枝曲子上，就說的好。」因又看底下的見是：

【鵲踏枝】只為怪三春快著鞭，因此上歎駒隙韶光淺。

參古佛悟道人間，把天花一笑先拈。檻外人招邀非遠，事功成屍解登仙。

黛玉道：「這是四妹妹了，不知幾時才事功成呢？」迎春道：

「聽見說也不過一兩年就要來了。」因大家又聽他唱底下的，道是：

【么篇】細數有情人第一先，可意女人嬌豔。更有個運蹇英蓮，恰似他詩稿頻添，生憎那畫梁雙燕，說什麼薄命堪憐。

迎春道：「這是小蓉大奶奶同香菱姐姐了。」香菱點頭。因細看底下的，見是：

【寄生草】獨不施脂粉輕盈姊妹翻，香閨針黹拈絨線，紗窗筆硯拈詩柬，珠簾捲處拈花片。喜的是，佳兒佳婦兩和偕，享受了五花官誥榮非淺。

香菱道：「這又是珠大嫂子姊妹三個了。」只聽他又唱底下的，道是：

【么篇】冰雪聰明淨風流窈窕，偏心酸潑醋人猶羨，心藏棘辣人皆怨，心傷氣苦人難勸。堪歎是英姿出眾，總成空。

到如今，芙蓉城裡重相見。

黛玉道：「這是璉二嫂子了。」因又看底下的，見是：

【么篇】侍妾心腸好，嬌娃性賢，平安保得芙蓉面，魚車嫁得東牀倩，鸞膠續得賢家眷。可知他，兩下裡富貴正綿長，榮華受享方無限。

黛玉道：「這又是平兒姐姐和巧姑娘了。倒是他們倒好呢。」

迎春道：「平兒姐姐原是好的，這也不枉他為人一番了。」因又看底下的，見是：

【么篇】人世嬌多少，殊難數淑媛。有一個青燈課子兒稱善，有一個青編粉指兒夫顯，有一個青蓮女士閨中彥。大都來富貴喜長存，一個個相夫教子登金殿。

迎春道：「這又是說誰呢？」香菱道：「一個是史大妹妹，一個是琴妹妹。那一個倒不知道是說誰呢？」黛玉道：「那一個是邢姐姐。」大家說：「不錯。」因又看底下的，見是：

【么篇】遲早來仙境，同歸離恨天。一個捐生殉主由來鮮，一個輕生從井冤難辯，一個偷生恨把金吞咽。到如今芙蓉女已聚蓉城，又何須悔不當初便。

香菱道：「這是鴛鴦姐姐和金釧姐姐、尤二姐姐、晴雯姐姐他們四個人了。」因聽他又唱底下的，道是：

【么篇】豔麗溫柔女，情多締好緣。一個相思女遺帕多留戀，一個畫蔷女局外人忘倦，一個黃冠女抱恨拋經卷。須知道鍾情原只為情多，到如今多情遂了多情願。

迎春道：「這幾個又是誰呢？」黛玉、香菱都道：「這可不知道是誰了，我們且聽他唱底下的罷，明兒開了再細看就是了。」

「因看那底下的道：

【賺煞尾】秋滿蔚藍天，春冷蘅蕪院，他自把抱負才猷大展。試看那蘭桂齊芳官爵顯，一椿椿富貴頻添勝當年。可曉得，天上人間增巨典，看紅樓夢淺，為紅樓事變。願只願，普天下有情人，早去證情天。

當下新曲奏完。甄士隱、賈雨村道：「目覽妙文，耳聆雅奏，何快如之。此曲前後包括無遺，抑且沉著痛快，足見仙姑大才，真補天手也。佩服！佩服！」於是席散，各自告辭回去。

到了次日，士隱、雨村和湘蓮、寶玉先到赤霞宮去看了一看，又到絳珠宮來看看仙草，領略了一番芙蓉城中各處的景致。

這日卻是湘蓮、寶玉二人，在花滿紅城殿上，備了六席酒筵，請士隱、雨村坐了上首，中間面南一席；其上首面西一席，是警幻仙姑、鍾情大士、癡夢仙姑、引愁金女、度恨菩提坐了；上首面東一席，是迎春、黛玉、香菱、尤三姐；面西下首一席，是妙玉、鳳姐、鴛鴦、尤二姐；面東下首一席，是秦可卿、晴雯、金釧、瑞珠；那下首中間向北一席，是湘蓮、寶玉相陪。

席上黛玉、香菱說起昨兒曲中，有相思女、畫蔷女、黃冠女這三個人，都不知道是誰的話來。寶玉道：「那是小紅、椿齡、鶴仙三人。」黛玉道：「小紅我認得的，那兩個是什麼人呢？」寶玉道：「畫蔷女椿齡是女戲子，黃冠女鶴仙是小女道士。」迎春道：「你怎麼倒都知道麼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怎麼不知道呢，這三個人現都是我們的姪媳婦呢。這小紅配了賈芸，椿齡配了賈蓀，鶴仙配了賈芹了。」甄士隱道：「這三人內中有許多原委，寶玉兄諒想都知道的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原也不知道的。這都是蒙我們師父，指示我們世間一切因緣，故於過去未來之事，都略知一二。」警幻仙姑道：「神瑛侍者生有宿慧，故得道最早，與他人不同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柳二哥他得道在我之前，要算是前輩呢。有多少事，都是柳二哥指教我的呢。」

昨兒蒙仙姑賜教仙樂，令我輩俗耳一清。今日無以為歡，柳二哥出席當筵舞劍一回，以博二位老仙長與仙姑們一笑，何如？

眾人都道：「好的很。」

於是，湘蓮出席，脫了長衣，拔出鴛鴦劍來，先走了兩個架式，便盤旋舞將起來，只聽颼颼風響，漸漸舞緊了，便只見一團白光罩住，全然不見人影。大家正在喝采，湘蓮忽然收住寶劍，只見面色依然，氣息如舊。士隱、雨村道：「原來柳二兄竟是劍仙之流麼，請將此鴛鴦劍作永鎮芙蓉城之寶，庶不負此寶劍，亦不負此蓉城也。」寶玉道：「既觀妙舞，請各浮大白。」於是，仙女們獻上巨觴，大家又痛飲了一回，然後吃飯，飯畢漱口撤席，又坐了一會，方才各自散了。次日士隱、雨村二人便告辭去了。要知下文如何，請看後卷便見。